

我永远忘不了 那个夜晚

黄孝阳 作品

张鸿/主编
现代性五面孔 3

I will
Never Forget
that Night

南方出版社
出版

我永远忘不了 那个夜晚

黄孝阳
— 作品

现代性五面孔
3

张鸿 / 主编

南方出版传媒
花城出版社

中国·广州

图书在版编目 (C I P) 数据

我永远忘不了那个夜晚 / 黄孝阳著. — 广州 : 花城出版社, 2019.4

(现代性五面孔. 第三辑)

ISBN 978-7-5360-8871-9

I. ①我… II. ①黄… III. ①短篇小说—小说集—中国—当代 IV. ①I247.7

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 (2019) 第040093号

出版人: 肖延兵

责任编辑: 黎 萍 夏显夫

技术编辑: 薛伟民 凌春梅

封面设计: 介 桑

-
- | | |
|------|--|
| 书 名 | 我永远忘不了那个夜晚
WO YONG YUAN WANG BU LIAO NA GE YE WAN |
| 出版发行 | 花城出版社
(广州市环市东路水荫路11号) |
| 经 销 | 全国新华书店 |
| 印 刷 | 广东新华印刷有限公司
(广东省佛山市南海区盐步河东中心路23号) |
| 开 本 | 880毫米×1230毫米 32开 |
| 印 张 | 7.125 1插页 |
| 字 数 | 155,000字 |
| 版 次 | 2019年4月第1版 2019年4月第1次印刷 |
| 定 价 | 36.00元 |
-

如发现印装质量问题, 请直接与印刷厂联系调换。

购书热线: 020-37604658 37602954

花城出版社网站: <http://www.fcph.com.cn>

新现实

——黄孝阳

(自序)

我热爱文学。

我一直相信：现代人类的祖先智人之所以能战胜尼安德特人等兄弟姐妹，走到今天这个奇异时刻，是因为虚构与叙事。文学这种“虚构与叙事”，作为人类理解世界与自我的根本途径之一，当会贯穿于人此物种的始终——这是我对人的信仰。

除非人死绝了，文学才会死绝。

哪怕就剩一个亚当，他也会写，“地球上最后一个人独自坐在房里，这时忽然响起了敲门声……”

一些朋友喜欢缅怀大师，我也缅怀，也非常尊敬他们。传统是来处，但我一再说我们已经来到了一个新现实里。传统已好，已然匮乏。我们

在进入一个卡尔·波普尔所预言的开放社会，“一个蜂巢似的有机体”。这是一个比《百年孤独》还要魔幻百倍的匪夷所思的新现实。它还在不断加速，且每一秒都比刚流逝的那一秒更快一点。

我把这个新现实称之为知识社会。它大致有四个特征：一个知识生产呈指数级增长的块茎结构，一个人可能真正获得主体性（自由）的个人时刻，一个充满不确定性与戏剧性的现代性景观，一个“技术奇点”随时可能爆发的前夜。

怎样来理解这四句话？我们先从宏观上对新现实产生之根源做一个描述。

随着人类从蒸汽机走向石油电机走向比特字节，地球人基本摆脱了吃不饱饭的状态，从一个匮乏时代进入了一个相对有余的时代。匮乏时代，王朝轮回。社会财富随时面临着一个被清零的风险。这个田园牧歌式的现实其实是一个死循环。如果没有工业革命的兴起，我们恐怕还在这个循环里击壤而歌，再回家一簞食一瓢饮^①。“作为历史的现实”没有解决人的吃饭问题，我们经常是在一个挨饿的状态，肚子里面若稍微有几两粮食，就免不了要去歌颂什

① 许多东西都变了，并且彻底地不可挽回。这种不可逆的失去，让我们心中都有了一首关于古典家园的感伤之歌，愿意相信那才是真，是美，是善。我们常说这是人性使然，实际上是一个情感模型发生普遍作用的结果。真善美在当下并没有缺席，又或者每一个时代，不管它多么特殊又或庸常，都各自有着能彰显其精神、有着同时代人心领神会乃至不言而喻的真善美。这些真善美有交集重叠，也有只属于自己的区域与特定形式，所以过去我们说唐诗宋词，今天会说机械美学。

么贞观之治康乾盛世。而细加剖析也不难发现，这个现实基本由人文思维体系所建构，是一个价值理性的范畴。

但今天这个现实变了。我们能吃饱饭了。为什么能吃饱？两个最主要的引擎，一个是市场对资源相对高效的配置，另一个就是科技增长发的红利。这两个引擎都根源于工具理性。这迥异于文史哲的那种人文思维体系。不是区别，是迥异。是金庸小说中气宗与剑宗的区别。过来气宗说了算；现在剑宗一点点把对人类社会的支配权篡夺过来。我们今天所面临的，是一个由工具理性建构起来的现实，大数据时代等概念都是它的投影；那个不断循环的古典家园已然消失。这就很要命了。我们的文学在这个母体或者说矩阵已被置换的今天，又该如何发言，什么样的主题，什么样的范式，即，我们能不能找到属于我们今天的唐诗宋词，不是老祖宗的，不是五四一代人的，也不是新中国十七年的，而是真真切切属于当代中国人的观念与修辞，这就对写作者提出了新的要求。换言之，我们在观察这个名叫“现实”的人类文明进程时，或许可以把它大致分成两个时期“匮乏”与“相对有余”。吃得饱饭与吃不饱饭的人，这是两个物种。想的事说的话肯定是两回事。我们在新纪元的开始，一个关于人之诗章的新开篇。对“多余品”的追逐将构成人的日常。而以摩尔定律速度涌现的“多余品”将重新开启人的哲学王国与文学王国。

我们不能再回那个社会结构相对稳定的古典社会。经验的

有效性，在这个日新月异的现实里，呈现出边际递减效应。圣人贤者留下的古老训诫如同牛顿力学，还能影响着人的基本日常，但起根本支配作用的是相对论与量子理论。

在这个新现实里，知识生产不再是一个我们熟悉的老舍《断魂枪》里的线性因果。块茎站在树的对立面，在现实这块广袤土壤中伸展延拓，没有一个明确的中心及等级体制，各部分都可能突变产生“震惊”，它是对“一”的祛魅，消除了从“一”所衍生的秩序，打开了一个真正富有多多样性的空间，一个包含冗余与废代码的空间。不再是太极两仪四象八卦了，一就是一，二就是二，两者无从属关系，更像是一群兄弟姐妹，相濡以沫，也相“望”于江湖。它们之间的关系不断生长变化，连接这些关系的线条可分开，可连接，可逆，可修订，其性质也不一样，有刚性的，有柔性的，还有逃逸线。我之所以能坐在这里说新现实，根源也就是块茎机制。我面前的话筒不再是传统文学话语体系里的那个，也不是我打土豪分田地发起某场革命从他们手中抢来的，而是我“试图打通自然科学与文学之间的森严壁界，在文学领域内引入当代各种前沿理论、艺术理论，各种社会科学理论，尤其是物理学知识，以及对人类未来的想象”这些种种重新铸造的一个新话筒。这个话筒我就是扔给那些仍然活在牛顿力学现实里的人，他们也用不了。这不意味着我对他们的否定。没有牛顿力学，我们真的只是地球上的爬虫。

另外，在我的理解里，知识不仅是理性思辨、科学的实证与规范、逻辑的力量等，也包括了秘索思的奇思妙想，指向直

觉与本能的，通过虚构表达的诗的韵律、神话叙事等。

另外，在今天这个各种专门知识构成人格“基石”的时代，在这个时空高速移动变化的当下，“人”正在沦为一堆碎片的总和。这是极其痛苦的，碎片是匕首，扎穿心灵，把灵魂切割剥烂。是巨大的噪音，这将导致普遍的崩溃与自我放弃。

要解决这个问题，一定要有对这些碎片的梳理与排列，使之成为人格基石之上的钢结构，从而在这个由理性构建的现实与秩序里，获得作为一个“人”应该有的情感（比如天真与感伤），获得“人”的整体性与主体性。这种梳理与排列，我觉得可能有两条路：一是形而上的，去寻得那个能让自己放下傲慢的信仰；二是形而下的，即读小说。

我说了两个“另外”，它们是矛盾的，它们构成整体。

知识生产再也不存在“一部《论语》治天下”的佳话了。随着社会大分工，各门学科日趋精细专业，互相鄙视，比如大家都是搞文学的，可搞古典文学的，与搞当代文学的，大致可视为两个世界的生物，各自的行话与黑话是完全听不懂的。鄙视链自然真实不虚，跨学科的融合也是知识生产的一大趋势，这种融合又诞生了新的学科。

文学即知识生产体系里的一种，不仅是其中一种，还是各种知识体系的叙事策略。知识体系与知识体系之间有融合，更多的时候是相互为敌，尤其是在思想与观念层面。尤其是在今天，哪种知识体系真正掌握了文学的力量，就可能对世界的未来起一个主导性的支配作用。我们讲的中国梦，美国梦，这两个词及其衍生的各类型文本就是文学叙事。

许多人说文学在式微。这话对，也不对。式微的，其实是几种媒介，以及社会对文学的关注度。文学本身并不式微，反而随着知识生产的指数增长，呈现出一个极开阔、极复杂的图景，且与教育水平得到普遍提高的公众关系更为密切，表现出一种从公共空间走向私域的倾向。文学在成为母体，犹如水滋养各种艺术形式。

希望我们的笔下能有当代中国人的真正面容，以及未来人类起身时的足履。

目 录

新现实（自序）/ 黄孝阳 / 1

我永远忘不了那个夜晚 / 1

阿达 / 27

却把青梅嗅 / 73

小说三幕 / 125

开始 / 159

每一个尽头都是开始（访谈）/ 黄孝阳 张鸿 / 193

我永远忘不了那个夜晚

我永远不会忘掉那个夜晚，它比我所经历的其他夜晚加在一起还要不可思议。那是在一个裸露出大块红壤的陌生小镇，很少的房子，几棵怪模怪样的树，一个小旅馆，墙体由片岩堆砌而成——风在片岩间挠着指甲，像是一群群冷血的啮齿动物。

我忘了是什么原因让自己在这个小镇停留下来。可能是一场突发的洪水冲垮了公路，一次心血来潮的独自出游，一个互联网上的无聊约会……总之，我背着双肩包到了那儿。背包里有一台联想笔记本，几件换洗衣裳。

我往前缓慢地挪动双腿。

路引导着我。

小镇的夜空群星璀璨。我看了一眼，就把脖子看扭了。疼，很别扭的疼，整个人都感觉是长在这种“疼”上，变成了一棵歪脖子树。我拦住一个穿花衣裳的少年，问小镇哪里有药店。少年目光警惕，瞪着我，看到我心里都浮现出一头野兽的

时候，他才把一只鸡爪般蜷缩的手缓慢地指向树下的旅馆。

是一棵歪脖子的槐树，在昏暗的路灯下，模样极是诡异。

我在旅馆老板娘手里买到一盒跌打扭伤膏药。不是三无产品，上面有国药准字号。保质期已过了两年整。我拿不准主意。身材瘦削的老板娘穿一件灰格子高领外套，眼里有难以捉摸的光。我问她膏药能否便宜点，一盒五十块钱太贵。她说就这个价，这里只有鬼才会把脖子扭伤。我苦笑，抱着死马当活马医的心态买下膏药。又问她房间一晚上多少钱。她说三十块。我吓一跳。有了前车之鉴，就算她说一千块，我也不会吃惊。没想到这么便宜。交完钱，洗过热水澡，贴上膏药，推开窗户，望远山的轮廓，再听松涛阵阵，听到恍恍惚惚时候，肚子饿了。我想去找些食物，她敲门进来，问我要不要服务。我问她都有哪些服务。

她解下外衣，露出一对丰满乳房。

我问她多少钱。她说：“五百。全套。整晚。”

她说了六个字。声调与和尚念六字真言差不多。我动心了，犹豫，怕遇上仙人跳。我说，等会儿不会有男人拿着斧头闯进来吧。她露齿微笑，说开店是要讲信用的。

她没说做人要讲信用。她说开店要讲信用。

我的心突突跳了下，点燃一根烟，说其实进来也没关系，别闹，男人都怕这种破门而入的惊吓。先敲下门，最好也不要像谢耳朵那样敲得那样急。

她哈哈大笑，说我真逗。

我喜欢谢耳朵这个梗。但一个乡间卖春女能理解这个梗吗？

我笑起来，说，是吗？

我不知道自己是逗，还是不逗。现在有一个词很流行，叫“逗比”。逗比牺牲自己，娱乐他人。我没有那么高尚。我只是陈述事实。事实与现实不一样。

乡间的夜晚，如梦似幻。我上前抱住她裸露的肩头，去嗅她鬓发间的香味。她刚用过潘婷洗发水。我喜欢这种香味，比香奈儿、范思哲等香水好闻多了。

她颈脖间挂着一根镶嵌着蓝色珠子的吊坠。肩胛骨处有一串字母与数字组合成的编码S/NEB05241560，深蓝色，不是贴纸，是那种深入皮肤的文身。我问这是什么？她的眉毛一挑，模样有点诧异，问我真想知道吗？我说是。

很奇怪，在看到这组编码的一刹那，我的性欲消失了。她说，那你得加钱。我说加多少。她伸出一根手指。我说一百？她摇摇头，说一千。我又吓了一大跳。她看出我眼里的迟疑之色，说，那咱们继续做吧。她撩拨我，用唇齿伺候我。她的技术不错，我没有反应，丹田处那股热的气流不知上哪儿了，只好双手枕头，身体放平，让各种负面情绪啃咬着脑细胞的效率慢一点。墙壁上有一块污秽的镜子。镜子里有我与她的裸体。她的锁骨很漂亮，美人骨。《续玄怪录》里有一个锁骨菩萨。我不是胡僧。我揽她入怀，问：“你喜欢与男人做这件事吗？”她说：“是的，舒服。”我不知道说什么好了，捏捏她的下巴。

我喜欢肉贴着肉，一个女人的肉贴着一个男人的肉，暖

和，哪怕什么也不做，就这样贴着。她理解了这点，身子蜷入我怀里，是猫科动物的那种蜷曲。她肌肤光滑，结实，掌指间有体力劳动的痕迹。她的发丝有那么几根飘入我的鼻腔。我打了个喷嚏，继续放平身体，什么也不想。

又痒了。

她是故意的。她故意用手抓着几根头发来挠我的鼻腔。我抓着她的手，亲了下，说睡吧。

她嫣然一笑，说好啊，扯过一床被褥。被褥结实、厚重，带着被米汤浆洗过的香味与小时候的气息。月光在屋子里涨起来，颇有点水波潋滟的意思，远远近近有秋虫之鸣。这是一个美好的时刻。我看着隐没在暗中的她的脸庞，脑子里出现几行唐诗，可还没等我念出来，她说：“你听过食骨蠕虫吗？”我心头略有不快。她在这个时候提蠕虫实在大煞风景。不管什么样的蠕虫，总能让我自行脑补起一幅绦虫在肚子里翻滚的画面。幸好我不是蠕虫恐惧症患者。她继续说：“你看《动物世界》吗？”我当然看过。不仅看过，还特意在互联网上搜索出为《动物世界》配音的某主持人的音频文件，认真学习过。我握了下她的手说：“睡吧。”

“蠕虫都是雌雄同体，可科学家二〇〇二年在灰鲸遗骨上第一次发现它时，只找到雌性，没有找到雄性。你知道为什么吗？”她的声音在黑暗中荡漾，如神的灵运行于水面。

是的，“如神的灵运行于水面”。

我打了个激灵，差点从床上翻身坐起。

她不是夏娃，我也不是亚当。她不是我肋骨的一部分。

我是嫖客，她是妓女，而且我们做的是纯粹的皮肉生意，没有执手相看泪眼，没有小红低唱我吹箫，没有红缨翠带、鸾镜鸳衾、棋子灯花。一只飞蛾扑入屋内，在灯光下犹如鬼魂。是鬼脸天蛾。

我叹口气：“我不是谢耳朵。我是一个孤陋寡闻的人。”

“你说谢耳朵的时候，我想起了蠕虫。”

“为什么？”

我不大能理解这个逻辑。谢耳朵与蠕虫会有什么关系呢，谢耳朵那个移动数据库级别的大脑被蠕虫病毒侵入过？蠕虫与蠕虫病毒可是两回事。

“每条雌性食骨蠕虫体内有近百条雄性个体，只是它们个头太小，要用显微镜才能发现。”她被自己的笑声呛住了，我赶紧拍她的脊背。

她的脊背光滑冰凉，手指上的触感跟摸笔记本电脑差不多。

我有点恍惚，不明白这有什么好笑的。她的逻辑是在捣糨糊。也许，她从谢耳朵联想到蠕虫，根本就没有动用过逻辑。有些女人是不需要逻辑也能思考的生物。

“你想想，这是真正的女王大人啊。当女王大人表示自己好寂寞想生小虫子，她体内的男宠们一起大叫，我来我来……你再想想，当谢耳朵这样喊的时候，这个世界会多么有趣啊。”她柔软的嘴唇贴上我的胸膛。

我还是觉得不好笑。当然，如果把这世界比喻成地母，谢耳朵也的确就是一个男宠。

“自然界里女尊男卑的现象是很多，只普遍见于靠繁殖力

取胜的低智商生物种群；狼、黑猩猩、狮子、虎等高居食物链顶端的，皆是雄性为王，更别说人了。”

她没再吭声。我疑惑是不是自己干巴巴的语调吓着她了。

或许她说女王的男宠本为催情。哪个男人会不想把女王大人压在身下肆意蹂躏？男女交媾，本来就是一场性别之间的搏斗，所以男人之形，如狼似虎；女人之状，后浪推前浪……如果真是这样，她就不应该只是一个收五百块钱的小镇妓女。她去北京的天上人间坐台，混成头牌日进斗金不是问题。

是秋夜，微凉。

天地有霜意凝结。

我起身取出钱包，数了一千五百块钱给她。她真是善解人意，马上明白了我的心意。

她重新躺回我怀里。

很奇怪，这一刻的她与上一刻的她似乎是两个人，是两种完全不同的生物，甚至体温也有了细微的改变。一千块钱就有这样大的魔力？我怔了下，去看她的脸。她脸上有一层朦胧月光。我所看见的月光是1.28秒前的，我所看到的这张人脸是0.003纳秒前的。人们都生活在过去，当下无从把握。

我喟然叹息。她的声音开始滋润着这个百无聊赖的夜晚。我希望是滋润，希望她的声音会像山泉一样潺潺流动，这样我就可以枕着山泉入睡了。

“我出生在很久以前。有多久呢？如果以年作为时间单位，大约有三十万年。这是一根蜡烛点燃另一根蜡烛的过程。不要问我是新点燃的那根蜡烛，还是旧蜡烛中的哪一根，蜡烛

就是蜡烛，不会因为它在时间长河中的不同形状，就不是蜡烛了。所有的蜡烛，已燃尽的，正在燃烧的，即将被点燃的，这三者构成蜡烛的名字，构成我。”

这是她说的第一段话。

我蒙了。她在我额头上亲了下，嘴唇湿润：“还要听吗？”

这是女人的亲吻，不是从《聊斋》里跑出来的女鬼——我也没有这样大的福分。我想自己是遇到了一个大脑思维紊乱的精神病人，或者一个小说作者。后者的可能性要大点，精神病人的话语不会这样有逻辑性。我很勉强地笑，心里颇为自己那一千块钱懊恼，也为一个小说作者兼职妓女这行唏嘘不已。她侧过身，眼睛的虹膜处有雾状的东西飘荡，两只瞳孔的颜色不大一样，不是正常人的那种黑，一只淡黄，另一只偏绿。这只有两种可能，要么我的视觉神经系统出了问题，要么她有暗疾。不过，这也让她的脸容显现出一种异乎寻常的美。我捏捏她的手，拿不定主意。她咯咯笑，张嘴在我左手食指上轻咬一下：“吓着了？胆小鬼。”

“是吓着了。你应该站在大学课堂上去讲这根蜡烛。”我嘟囔一声，把脸贴在她的胸脯上。柔软的胸脯下有颗心脏在跳动，真实、有力。我说，“为什么要做这行呢？”

她没直接回答我的问题。

“我忘掉了我的第一个名字，还记得我那时的样子。我是这个星球上最美的女人，许多男人不远千里跋山涉水送来昆仑山顶开采出的暖玉、大海深处抹香鲸的歌声、由月光孕育的狼、一种能随着星光移动而变幻香味的花冠，还有他们身体里